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三　基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優陁夷因緣品下

尒時輸頭檀王將自宮內諸眷屬等
前後圍遶復將悉達太子宮內一切
眷屬及將其餘外眷屬等并釋童子
及諸左右復將四兵百官大臣將帥
僚佐及諸居士城邑聚落長者耆年
以顯大王威勢之力并顯大王神德
自在將大親族兵衆左右前後圍遶
尒時釋種宗族士衆一切合有九万
九千及迦毗羅婆蘇都城所居人民
從城共往欲見如來世尊遥見輸頭
檀王與諸大衆嚴備而來即作是念
我若見彼不起迎奉人當說我此豈
戒行果報人乎云何見父不起迎逆
我今若見父及大衆起往迎者彼等
獲得無量大罪若我今者持其威儀
在此住者彼等於我不生敬心如來
作此三種念觀見有如此三種因緣
思量如是三種義已從坐而起以神
通力飛騰虛空在虛空中經行來往

或立或坐或卧或睡身或放烟或放
炎火或隱或現出如是等種種神通
變化顯示

時迦毗羅婆蘇都城有護城神守門
神等在於輸頭檀王之前飛騰虛空
詣向佛所頂礼佛足却住一面以其
偈頌向佛說言

如来初始出家日　夜叉諸神為開門
毗沙門等示道路　世尊是大功德器
如来當尒出門時　發心作是大誓願
若不降伏諸魔衆　我更不入此城中
彼願今者已滿足　世尊已復降諸魔
得證菩提无上道　成於昔日之誓願
丈夫為福出於世　已證无上菩提道
憐愍一切親族故　今者還来入此城

尒時輸頭檀王遥見世尊以神通力
飛騰虛空示現種種神通變化即作
是念我憶往昔悉達太子捨家出家
今成大仙有大威德具大神通輸頭
檀王作是念已從其馬車下地足步
往向佛所輸頭檀王漸欲近佛佛復
從空漸漸而下輸頭檀王至佛住所
佛即從空下至本處輸頭檀王見佛

頭上無有天冠剃除鬚髮身著袈裟

以愛子故悶絶躃地經於少時方乃
還穌在地宛轉悲啼涕泣流淚被面
時彼釋種九万九千及以內外諸眷
屬等志亦悶絶宛轉于地悲號啼哭
涕淚交流煩寃懊惱而受大苦時彼
大衆而說偈言

大王將衆至佛邊　父見世尊未共語
王欲稱子不得言　欲道比丘復不得
王見如来沙門相　自於傘下生羞慙
長叫口中出熱氣　迷悶躃地種種道
如来默然入禪定　王見如是自憂煎
猶如渴人從遠来　遙見水已還枯竭

尒時世尊復作是念此釋種輩有大
我慢貢高自在若其以頂著地礼我
即生慚勸作是念已即騰虛空去地
一丈又念我今離地若干彼輩應當
僂身作礼而有偈說

佛觀王輩懷我慢　飛住虛空高一丈
憐愍自餘諸人等　是故佛在空中住

尒時輸頭檀王從地而起頂礼佛足
而說偈言

我今二礼真如尊　初生已復礼佛足

昔在宮內相師記　當坐樹下蔭覆身
今見行於第一行　面目清淨如華開
令我身心大欣悅　是故今還三頂礼
尒時輸頭檀王頂礼佛足然後次第
二宮眷屬頭面頂礼次有外親諸眷
屬等亦礼佛足復有釋種諸童子等
亦復頂礼復有左右將士僚佐百官大
臣次第作礼復有如是大姓居士頂
礼佛足次第復有大富長者諸耆宿
等亦復作礼
然佛世尊深有如是微妙之法但恐
大衆未生歡喜渴仰之心未生希有
奇特之意是故未說如此法耳
尒時世尊欲令時衆生歡喜心信敬
心故以神通力飛騰虛空在於東方去
地高至一多羅樹住空中已又作種種
神通變現所謂一身分作多身或以
多身合作一身從下橫行足不蹈地
從下上行從上下行石壁山障皆過
无㝵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在於虛空
結加趺坐安然不動經行虛空猶如
飛鳥身上放烟身下出火如大火聚
亦如日月有大威德有大神通威德

熾盛光明顯赫或時以手捫摸日月
其身長大乃至梵天出如是等種種
神通變化之事
尒時世尊作是事已復現如是雙對
神通所謂如來於其半身身下出烟
又於半身身上出火
如來或復於其半身身上出烟或於
半身身下出火
如來或復左廂出火右廂放烟右廂
出火左廂出烟
如來又時於其半身身下出烟或復
半身身上出於清涼冷水
如來又時於其半身身下出於清涼
冷水或於半身身上出烟
如來或時左廂出烟於其右廂出涼
冷水湏臾或復右廂出烟於其左廂
出涼冷水
如來又時於半身下出其炎火於半
身上出涼冷水又半身上出其炎火
於半身下出清冷水又時如來左廂
出火復於右廂出清冷水
如來又時左廂出火於其右廂出清
冷水或復右廂出清冷水於其左廂

放其焰火
如来又時遍身出火於兩目間出清
冷水或於目間出其焰火或復遍身
放清冷水
如来或時現下分身上分不現而說
其法或時唯現上分之身下分不現
而說其法
如来又時或復入於火光三昧於諸
毛孔出種種光所謂青色光明黄色
光明赤色光明白色光明清草色光
頗梨色光
如来或復乗於空中去地高於一多
羅樹而現神通或復去地高二多羅
或三四五或七多羅住於空中而現
神通所謂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於
頗梨色光種種神變悉皆示現
尒時世尊或復從於南方出身西方
去地高一多羅而作種種神通變化
世尊或復西方沒身北方去地高一
多羅住虛空中作於種種神通變化
所謂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於頗梨
色光乃至一一諸方亦尒皆乗虛空
去地高至七多羅樹俱現種種神通

變化所謂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於
頗梨色光
尒時大衆見佛世尊現是神通即於
佛邊生歡喜心信敬希有如是等心
尒時世尊見彼大衆生於信敬希有
心故從空而下在其衆首敷座而坐
為其大衆次第說法言說法者所謂
衆生長夜在於煩惱之中聞是語者
令生厭離是故勸行布施持戒精進
忍辱得生善處教行厭離欲有漏等
令出煩惱亦復讃歎出家功德復讃
解脫有如是法如来說此諸法之時
知其大衆生歡喜心踊躍之心柔軟
等心得无外心
尒時世尊亦有諸佛攝受之法所謂
苦集滅道等法於時世尊為彼大衆
方便顯說宣通示現時彼大衆无量
百千万億衆類即於座上遠塵離垢
无復煩惱斷諸結使得法眼淨所有
集法悉皆滅相得如實智辟如清
淨無垢衣裳堪入諸色入諸色者尋
受其色如是說已彼時大衆无量無
邊百千万億諸衆生類即於座上遠

塵離垢無復煩惱斷諸結使得法眼淨乃至一切滅相得如實智而彼大衆自見諸法已得諸法已證諸法已入諸法衆疑已度諸惑已滅無復疑心已得无畏我生因緣悉皆盡滅如是知已歸依於佛歸依於法歸依於僧受優婆塞五戒之法輸頭檀王為於愛子煩惱羅網之所覆故遂不獲果坐世尊前以哀愍音悲泣哽咽而說偈言

汝昔首戴七寶冠　微妙莊嚴捨何處
又捨髻中明淨珠　露頭毀形无威德
昔日上妙迦尸服　汝亦當於何處捨
如此麁澁糞掃衣　我所愛子云何著

尒時世尊以偈報彼輸頭檀王作如是言

大王有國名奴師　我於彼處捨天冠
心欲除其我慢故　又欲證彼甘露句
為諸染色袈裟衣　故我棄彼迦尸服
袈裟既著身體已　我證无上妙菩提

於是輸頭檀王復向如來而說偈言

我昔在宮来百願　願得生子作輪王
今見剃頭手執鉢　子為我說得何勝

尒時世尊復以偈報輸頭檀王作是
言曰
輪王得力心无厭　雖得命長不自在
我心自在无邊際　願子輪王實愚癡
尒時輸頭檀王復以偈頌向佛說言
七寶草屣汝先著　卧具柔軟種種鋪
宮殿樓閣安隱居　頭上罩籠白傘盖
足相軟淨如蓮華　沙棘礫磧云何踏
尒時世尊復以偈報輸頭檀言
我今一切遍知尊　諸法不染如蓮華
諸有已捨无愛著　如我今者无諸惱
尒時輸頭檀王復以偈頌而白佛言
昔在宮殿栴檀等　及以諸香涼似月
隨時用此摩汝身　摩已遍體受安隱
今時初夏正以熱　獨步林藪若為行
本在宮內微妙音　今無婇女誰娛樂
尒時世尊以偈復報輸頭檀言
我有法池清涼水　智人所歎无憂處
功德寶池洗浴身　不為水溺至彼岸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向佛說言
在宮昔著迦尸衣　蓮華薝蔔香熏體
柔軟疊華貯衣內　坐釋宮殿威顯赫
今者麁麻糞掃物　隨處樹皮之所染

纔覆身體可著慚　汝大丈夫不厭惡

尒時世尊復以偈頌報輸頭檀王作
如是言
衣服卧具飲食等　我於過去悉生貪
微妙端正色愛處　於今正念皆已捨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向佛說言
汝昔宫中七寶器　及用金銀盤等
種種餚饍甘美味　諸王隨意所堪食
今得冷熱麁澁等　非妙薄淡云何食
云何不嫌如是食　不生臭穢嫌恨想
佛復以偈報輸頭檀王作如是言
傳聞過去今現在　及以未來諸聖者
隨食麁澁及苦味　憐愍世間故不嫌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而說之言
汝昔在我宫内時　坐卧微妙柔軟鋪
世間最勝无比方　倚枕稱意无嫌者
今於麁澁鞕地上　唯鋪諸草及樹葉
云何眠卧而无嫌　身體柔軟不傷損
尒時世尊復以偈頌報輸頭檀王作如
是言
我今得諸自在智　一切苦惱悉已脫
為拔諸苦煩惱刺　憐愍世間故不嫌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向佛說言

汝於昔日愛樂家　種種妙華散地上
室內無風燈明照　及以樓閣諸窓牖
華鬘瓔珞莊嚴身　婦人端正猶玉女
語言婉媚相隨順　瞻仰不亂聽夫勅
佛復以偈報輸頭檀王作如是言
釋王我有新學行　微妙天中諸梵行
我以得心自在行　隨我意去皆得行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向佛說言
音聲鼓瑟箜篌等　微妙歌詠覺汝眠
猶如帝釋在天中　汝昔在宮亦復尒
佛復以偈報輸頭檀王作如是言
修多祇夜出妙音　如意解脫今覺我
我有梵行諸友等　大王我住如是衆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向佛說言
降伏大地諸山川　并及欲具諸千子
微妙七寶捨棄來　云何行此沙門行
佛復以偈報輸頭檀王作如是言
智慧三昧我大地　千數禪定是我子
七種覺分是其寶　大王知我悉已得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而說言曰
汝昔駕車調善馬　其車雜寶所莊嚴
潔白傘蓋持覆身　素拂清淨琉璃把
佛復以偈而報王言

我持正勤為駟馬　慧思慚愧以為車
精進駿疾作所乘　我乘以入無憂處
輸頭檀王復說偈言
汝昔在家乘揵陟　其身潔白清淨勝
衆寶莊嚴鞍轡等　乘此調馬隨意行
佛復以偈而報王言
大地所有諸衆馬　世間無數多人乘
彼等一切無常定　觀已隨意取神通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而說之言
汝昔在於宮內時　殿閣如天无有異
執刀弓箭衆所護　身著鎧甲甚精徵
今汝在林无護者　夜叉羅剎可畏所
闇夜種種諸獸鳴　云何能生是无畏
佛復以偈而報王言
所有夜叉畢舍遮　種種諸獸可畏者
黑闇夜行在林內　不能動我一毛端
不畏他聲如師子　如風繩所不能羈
亦如蓮華不著水　吾在世法濁不汙
尒時長老目揵連長老摩訶迦葉長老
優樓頻螺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優
婆斯那摩訶俱郗羅村陁離波多等无
量大衆坐佛左右時彼諸德以苦行故
身無精光勤體疲勞形容羸瘦色不

光澤氣力尠少唯有筋皮纏裹其形
尒時輪頭檀王白佛言世尊今在世
尊右邊坐者此等人輩從何而来得
出家也
尒時世尊伸金色臂向輪頭檀王指
彼一一諸比丘等口悉稱名而示王
言此是舍利弗此是摩訶迦葉此是
優樓頻螺迦葉此是那提迦葉此是
伽耶迦葉此是優婆斯那此是離波
多此別離波多如是等輩皆是摩伽
陁國大姓婆羅門種
輪頭檀王復問佛言今在世尊左邊
坐者復是何人從何而来在世尊邊
而出家也佛告王言此是摩訶目揵
連此是摩訶迦旃延此是摩訶俱郗
羅此是摩訶純陁諸如是等亦摩伽
陁村邑聚落大姓諸子時輪頭檀王
聞此語已悵快不樂作如是念此我
子者真是大姓刹利童子端正可喜
視者不厭猶如金像既是大姓刹利
童子以婆羅門左右圍遶此事非宜
既是刹利大姓童子還應刹利大姓
圍遶此順其法作是念已為欲成就

如是事故即從坐起還其宮内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三　第十四張　其　白

佛夲行集經優波離因縁品第五十五上
尒時輸頭檀王還宮未久有一童子
名優波離從其前衆来至佛所時優
波離童子之母牽捉其子優波離手
將以奉佛唱如是言此優波離曽為
世尊剃除鬚髮時優波離即為世尊
而剃鬚髮時優波離童子之母白佛
言世尊優波離童子剃佛鬚髮善能
已不佛告優波離童子母言雖復善
能剃除鬚髮身太伛也
尒時優波離童子之母告優波離作
如是言汝優波離汝為如来剃除鬚
髮身莫太伛令尊心乱時優波離即
入初禅
時優波離童子之母復白佛言世尊
優波離童子剃除鬚髮善能已不佛
告優波離童子母言雖復善能剃除
鬚髮其身太仰
尒時優波離童子之母復告優波離
童子言汝優波離身莫太仰令尊心
亂時優波離入第二禅
時優波離童子之母復白佛言世尊

優波離童子剃除鬚髮善能巳不佛

告優波離童子母言雖復善能剃除
鬚髮但以入息稍復太多時優波離
童子之母告優波離作如是言汝與
如来剃除鬚髮勿使入息如是太多
令尊心亂時優波離童子於即入第
二禪時優波離童子之母復白佛言
世尊優波離童子剃除鬚髮善能巳不
佛告優波離童子母言雖復善能剃
除鬚髮然其出息稍太多也
尒時童子優波離母語優波離作如
是言汝與如来剃除鬚髮勿令出息
如是太多令尊心亂時優波離童子
於即入第四禪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言諸比丘汝等
速疾取優波離手中剃刀勿使倒地
所以者何其彼童子巳入四禪時優
波離童子之母從優波離童子手中
即取刀也
尒時輸頭檀王入迦毗羅婆蘇都城
喚諸釋種悉皆来集於大殿庭而勑
之言汝等釋種應當知我王子悉達
若不出家必定當作轉輪聖王汝等

釋種亦應承事何以故而彼出家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能轉於無上法輪人天中勝彼既剎利種姓王子可喜端嚴猶如金像人皆樂見而彼乃用婆羅門種以為弟子左右圍遶此實非宜既是剎利釋種王子還應剎利釋種圍遶乃可為善

尒時諸釋咸皆共白輸頭檀言大王今者欲於我等先作何事尒時輸頭檀王告諸釋言汝等諸釋若知時者必須家別一人出家若其釋種兄弟五人令三出家二人在家若四人者二人出家二人在家若三人者二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二人者一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一人者不令出家何以故不使斷我諸釋種故

尒時諸釋咸復共白輸頭檀言大王若尒必須分明立其言契輸頭檀王即集諸釋而問之言我子今者既已出家誰能隨從而出家也若能隨從而出家者可自抄名署以為記

尒時五百諸釋童子各自手抄已之名字咸謂能隨太子出家

尒時五百釋種童子各解已身所服
瓔珞自相謂言向誰合取我等瓔珞
作等量已復作念言此優波離昔於
長夜勤事我等諸釋種来是優波離
堪受我等所脫瓔珞尒時五百諸釋
童子各脫瓔珞付優波離既付囑已
俱還本家諸其父母時優波離尋作
是念彼等諸釋今既能捨珎寶瓔珞
我若受用是所不應而諸釋子有大威
勢有大神德既能棄捨所重官位及
諸財寶尚欲出家我今何事不出家也
時優波離剃鬚髮師見諸釋子各往
諸白父母之時便即捨彼所施瓔珞
即詣佛所頂礼佛足却住一面其優
波離住一面已而白佛言善哉世尊
唯願聽我隨佛出家尒時世尊即聽
出家受具足戒時彼五百釋種童子
各至已家諸父母已還復来至輪頭
檀邊而白之曰大王今者可將我等
至世尊所彼既出家我亦應當隨從
出家時輪頭檀共彼五百諸釋童子
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却坐一面既安
坐已輪頭檀王而白佛言世尊善哉

大德剎利種姓不合將彼婆羅門種共相圍遶實謂非宜今者世尊剎利種姓還應以此剎利圍遶乃可為善然今世尊釋種之內五百童子欲於世尊法中出家受具足戒唯願世尊哀愍聽許兼受具戒

尒時世尊聽彼五百釋種出家受具戒已教學威儀而告之言汝等比丘咸可俱來礼優波離上座比丘時彼五百諸比丘等先礼佛足然後頂礼彼優波離上座比丘脩礼已畢次第而坐

尒時世尊復告輸頭檀王言曰大王今可頂礼比丘優波離已次第應礼五百比丘尒時大王聞佛教已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不敢違即從坐起頂礼佛足然後礼彼上坐比丘優波離已次第復礼五百比丘礼已次第還其本坐

尒時世尊咸顏悅豫作如是言今者釋種已自降伏釋種憍豪亦復摧撲諸釋傲慢時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其優波離今因世尊得此五百

釋種比丘及輸頭檀王尊敬礼拜作是
語已佛告諸比丘汝諸比丘此優波
離非但今日因我得此五百比丘輸頭
檀等恭敬礼拜汝諸比丘過去世時
其優波離亦因我故曾得五百大臣
跪拜亦得彼王名曰梵徳之所敬礼
時諸比丘各白佛言此事云何唯願
世尊為我分別説其本業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念往昔波羅
㮈城時有二人共為親友其人貧下
世无名聞彼人有時自持家内菉豆
一升從波羅㮈出城客作尒時恒有
一辟支佛往来住彼波羅㮈城時辟
支佛於晨朝時着衣持鉢入城乞食
彼二貧人遥見尊者辟支佛来威儀
庠序平視而進著僧伽梨齊亭相稱
執鉢不動彼人見已得清淨信於辟
支佛生勇悅心各相謂言我等貧窮
皆由過去未曽逢値如是福田雖復
逢遇或不恭敬供養瞻侍我等若當
値遇如是勝上福田恭敬供養今應
不遭如此厄難所謂无財恒常客作
以自存活我等今者應當持此一升

菉豆奉施仙人若其憐愍受我所施
我等即應脫此貧苦作是念已將此
菉豆奉辟支佛作如是言唯願尊者
起憐愍心受我此施時辟支佛於彼
二人生憐愍故受其所施雖受施已
但辟支佛皆有一法欲化衆生唯現
神通更无方便時辟支佛愍彼二人
受其施已即從彼方騰空而行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